

# 赞颂铸造中国“神箭”的英雄

□张庆伟

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是中国火箭的摇篮,是中国航天的发祥地。在喜迎研究院50周年大庆之际,由她自主研制的被誉为“金牌火箭”的“长征三号甲”运载火箭,为绕月探测工程的第一颗卫星“嫦娥一号”插上了腾飞的翅膀,唱响了“可上九天揽月”的壮歌,实现了中华民族千年的奔月梦想,它标志着中国已进入了世界上具有深空探测能力的国家之列。

2003年11月7日,在庆祝我国首次载人飞行圆满成功的大会上,胡锦涛同志满怀深情地说:“实现飞天梦想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夙愿,自古以来,嫦娥奔月、敦煌飞天等许多美丽动人的传说就在中国人民中流传。”他勉励航天战线的全体同志继续团结奋斗,努力在人类探索外层空间的伟大事业中有所创造,有所作为,并对航天人创造的载人航天精神高度肯定,赋予了最新的科学阐述:“热爱祖国,为国增光的坚定信念;勇于攀登,敢于超越的进取意识;科学求实,严肃认真工作作风;同舟共济,团结协作的大局观念;淡泊名利,默默奉献的崇高品质。”

今天,当整个中国为“长征三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嫦娥一号”高举欢呼的手臂、唱响月亮之上的圆梦的赞歌时,我欣喜地读到由何建明、天泉两位作家创作的一部谱写中国火箭事业50年征程、赞颂铸造中国“神箭”的英雄、有如辉煌史诗般的长篇报告文学《天歌——走进中国火箭的摇篮》(作家出版社2012年3月出版)。全书以中国高科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为经线,以“摇篮”里走出并成长起来的中国航天战线的英雄群体所创造的丰功伟绩为纬线,透过20世纪

量心血。

党中央的英明决策和众多航天人的努力,最终实现了以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载人飞船巡游太空、首次绕月探测为标志的历史性突破,将中国航天史上的三座里程碑永远镌刻在深邃浩瀚的太空。

2003年11月7日,在庆祝我国首次载人飞行圆满成功的大会上,胡锦涛同志满怀深情地说:“实现飞天梦想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夙愿,自古以来,嫦娥奔月、敦煌飞天等许多美丽动人的传说就在中国人民中流传。”

他勉励航天战线的全体同志继续团结奋斗,努力在人类探索外层空间的伟大事业中有所创造,有所作为,并对航天人创造的载人航天精神高度肯定,赋予了最新的科学阐述:“热爱祖国,为国增光的坚定信念;勇于攀登,敢于超越的进取意识;科学求实,严肃认真工作作风;同舟共济,团结协作的大局观念;淡泊名利,默默奉献的崇高品质。”

今天,当整个中国为“长征三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嫦娥一号”高举欢呼的手臂、唱响月亮之上的圆梦的赞歌时,我欣喜地读到由何建明、天泉两位作家创作的一部谱写中国火箭事业50年征程、赞颂铸造中国“神箭”的英雄、有如辉煌史诗般的长篇报告文学《天歌——走进中国火箭的摇篮》(作家出版社2012年3月出版)。全书以中国高科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为经线,以“摇篮”里走出并成长起来的中国航天战线的英雄群体所创造的丰功伟绩为纬线,透过20世纪

世界风云的变幻,折射出中国火箭发展的历史步伐。这是两位作家全方位、多侧面、立体式为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成立50周年庆典奉献的厚礼,是一部反映中国航天向太空进军的力作,唱响了中国航天对祖国忠诚的历史颂歌,是为威震全球的中国“神箭”谱写的壮丽诗篇,字里行间饱含着作者对航天人的深情挚爱。书中50年时空的交叉跨越,现实与历史的相互辉映,展现了中华民族实现美好梦想的艰辛、苦难,以及带给祖国母亲的惊喜和荣耀。洋洋洒洒20余万字,在喜悦与泪水中讲述了从第一枚仿制的“1059”导弹起飞到“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征服太空,中国“长征”系列运载火箭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一路拼搏、一路凯旋,历经50年风风雨雨的惊涛骇浪,雷鸣电闪般叩开宇宙之门的奇迹。

《天歌——走进中国火箭的摇篮》里描写的是一支“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高科技铁军。他们传承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弘扬以爱国主义为精髓的民族精神,在新的时代继续新的长征的情景,仿佛从书中跃然跳出,唤起人们对历史的回顾和对美好未来的神往……

书中人物的典型性,时空的交错纵横延伸,叙述的悬念奇兀,故事的细节选择,人物的个性开掘,语言的诗意哲理,构成作品独具的文学风格和艺术特色,在我国众多以航天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中亮出了另一道光彩夺目的风景线,是一部富有时代精神、具有收藏价值的文学作品。

我能为本书写序,感到非常高兴。在此对两位作家的信任表示深深的感谢。并热切希望本书能够获得广大读者的喜爱,受到航天战线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喜爱,并衷心祝愿我国的航天事业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写的党中央领导下,蓬勃发展,创造更大的辉煌!

## 何建明、天泉长篇报告文学《天歌——走进中国火箭的摇篮》

# 为中国航天人立传

## 了不起的中国航天事业

□木弓

长篇报告文学《天歌——走进中国火箭的摇篮》被评论家们高度评价,认为是一部高举旗帜浴血奋战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英雄传记;一本立科技强国志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生动教材;一首以生命热血和忠诚谱写的航天人的辉煌史诗;一曲唱响中国神箭飞出摇篮穿越太空的长征凯歌。这部作品从国家战略核心利益的高度,表现了中国人不畏艰险、勇于牺牲、团结奋斗、创造奇迹的坚强意志和精神风貌,唱响了中华民族走向世界的时代主旋律,是当代报告文学的精品力作。

中国当代报告文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的艰巨任务。可以说,报告文学这个文体,应我们这个伟大时代而生,也因服务于我们这个伟大时代而发展成熟,起着其他文体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它在表现内容和主题内涵方面有着自己独有的和明确的规定性,那就是,报告文学作家必须站在国家利益、人民利益、民族利益的立场上,敏感着时代跳动的脉搏,把握我们的现实生活,把握生活的本质,敢于思考和回答现实生活提出的带根本性、原则性的大问题,直接反映我们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生动塑造人民群众的英雄形象,热情讴歌时代精神。这是中国报告文学的立足之本,也是报告文学的思想之魂。可以说,《天歌》紧紧扣住这一思想之魂,完成了一个重大的主题。

《天歌》主题深刻之处就在于,作家不仅仅在书写史诗般的英雄业绩,更重要的展现了我们国家核心利益的形成漫长而艰难的历程,写出了一个国家的核心利益与一个民族发展命运的深刻关系。作品围绕着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的历史,生

动地描述了中国迈向世界航天强国的进军路线图,塑造了几代中国航天人的英雄形象。同时,也写出了新中国的领袖们对国家深谋远虑的战略决策。这些决策形成了国家意志与核心利益的基础,奠定了中国核心利益神圣不可侵犯的政治文化品格的基础。

那个年代,我们的国家处于被封锁被孤立甚至可能被打击的外部环境中,国内经济建设也面临着许许多多的困难,国家还很穷,人民的日子也很苦。但我们的领袖们敢于决策,倾国家之力,发展自己的核武器和自己的战略导弹,保证国家安全,捍卫国家利益。这个战略决策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格局,也改变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如果没有新中国领袖们的高瞻远瞩和中国人民的奋斗牺牲,我们是无法取得今天的辉煌成就的。中国人民改变世界格局的行动,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如今的改革开放时代,只是一种延续。想想看,如果不是当年成功搞出原子弹,我们今天能有话语权吗?能做强国梦吗?要知道,没有新中国的贡献,就没有现在的国家核心利益。现在有一种论调,企图否认新中国的丰功伟绩,贬损新中国的战略抉择的意义,对此我们应保持警惕。

坦率地说,以新中国重大历史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并不少,形成了一个时代的写作态势和主题基调。《天歌》只是其中的一部。但是它能抓住国家核心利益去表现主题,就突出了自己的思想价值,也加重了自己的思想分量。我们这个时代,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强大的精神支柱,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坚强的核心价值体系。《天歌》正是我们时代所需要的作品。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我国导弹、火箭从无到有,从低级到高级,日渐发展壮大,继神舟系列载人飞船、嫦娥一号二号绕月卫星、太空行走、天宫一号及与神舟八号的太空对接等陆续取得成功,中国在航天、高科技术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中国导弹、火箭60余年的艰难发展历程需要也值得大书特书。何建明、天泉的长篇报告文学《天歌——走进中国火箭的摇篮》,正是对这段历史千回百转,扣人心弦、激荡人心,作家何建明和天泉肩负着神圣的使命,为这段历史、为中国航天人半个世纪的艰苦奋斗留下了一部可以永久传播精神力量的史诗。为了完成这个任务,作者将笔触伸向这段历史的每个细微之处,通过对“两弹一星”研制过程中的亲历者、见证者的采访,细致梳理大量刚刚解密的历史档案,透过20世纪的风云变幻,揭开了中国导弹和运载火箭的神秘面纱,将许多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优秀分子可歌可泣的奋斗史和创业史中鲜为人知的事迹,第一次向我们做了大胆的披露,向世人真实地再现了航天人“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精神。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运筹帷幄,广大航天人的伟大、无私奉献,通过作品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中国人飞跃与探索外部空间的实践是段前无古人的独特的历史,这段历史千回百转,扣人心弦、激荡人心,作家何建明和天泉肩负着神圣的使命,为这段历史、为中国航天人半个世纪的艰苦奋斗留下了一部可以永久传播精神力量的史诗。为了完成这个任务,作者将笔触伸向这段历史的每个细微之处,通过对“两弹一星”研制过程中的亲历者、见证者的采访,细致梳理大量刚刚解密的历史档案,透过20世纪的风云变幻,揭开了中国导弹和运载火箭的神秘面纱,将许多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优秀分子可歌可泣的奋斗史和创业史中鲜为人知的事迹,第一次向我们做了大胆的披露,向世人真实地再现了航天人“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精神。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运筹帷幄,广大航天人的伟大、无私奉献,通过作品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热爱自己所写的题材、热爱自己所写的人物,真诚为所描写的事业叫好,是一个作家写作成功的重要保证。当代有许多作家为找不到好的题材而苦恼,又有许多作家面对好的题材无动于衷,那是没有培养起对题材、对人物的感情,致使自己写作文白、干枯和无味,而我们读《天歌》,则正好相反,时时能感受到作者澎湃的激情、涌动的诗情,作者时时为那些“确是善于也敢于创造奇迹的人”的事迹所感动,为那些惊天动地的壮举所振奋,“凝望着迎风飘扬的旗帜,聆听着大海跃起的一百个雷鸣怒涛,眼前划过一千道紫红的火焰,照亮海水冲洗过的青春的脸庞,高举的理想信念,一声声誓言召唤,祖国欣喜地凝望着我们的火箭如‘巨浪飞雷’‘射向碧海长天……’”在某导弹出征南海的时刻,作者做出了如上议论,发自内心,感人肺腑。对航天人的深情与热爱,使得作家在多处进行了这样情绪极为热烈的议论,而这些议论来自作家对题材的挖掘、对航天人的理解,体现了作家的责任与担当,《天歌》的写作证明,报告文学以真实性为第一生命,冷静的观察、理智的分析必不可少,但报告文学并不排斥抒情与议论,相反,抒情的点染,使得报告文学的艺术表达更加热情、舒展而富于感染力。

《天歌》这部献给我国运载火箭发展

作出贡献的人们的颂歌,其实是一曲航天精神的赞歌。全书始终贯彻了以“热爱祖国,为国争光的坚定信念;勇于攀登,敢于超越的进取意识;科学求实,严肃认真工作作风;同舟共济,团结协作的大局观念;淡泊名利,默默奉献的崇高品质”为内容的航天精神,并将这种精神作为全书的主旨和主题,如一根红线串起了全文。

在《天歌》中,航天精神是通过一个个形象的人物,通过他们的事迹来具体地表现出来的。作品紧紧抓住“人”这个科技进步第一位的要素和导弹火箭发展的关键,以人串事,借事写人。我向来认为,报告文学的一大功能便是记事写人,而归根结底还是为了塑造人,刻画人和表现人。《天歌》通过讲述中国导弹、火箭发展史上种种艰难曲折,坎坷颠簸,目的都是为了描绘一代代令人肃然起敬的科技工作者和部队官兵前赴后继、为国争光、爱国奉献的精神风貌,也就是要表现和讴歌伟大的航天精神。这部作品最出色的地方,就在于作者或浓墨重彩或寥寥数笔,塑造了一群鲜明的人物形象。如聂荣臻元帅、李福泽司令员、钱学森、王永志等新老几代科技工作者、部队官兵。难得可贵的是,有些人物尽管着墨不多,但却同样个性鲜明,给人留下深刻印象。1956年,陈赓大将到兵工厂参观,后来成为中科院院士的年轻工程师谢光选被指派去陪同参观。在严禁吸烟的车间有人竟抽起烟来,谢光选当即厉声喝道:“这里不准吸烟!”当陈赓向他

历史不能假设,但可以提问,不能重演,但可以追思;不能反复试验,但只要曾经发生过,便都已给我们的生活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遗产。我一直想,文学发展的动力来自哪里,是纯属文学内部的动力吗?几十年的文学历程说明,至少在报告文学领域它是说不通的,不全面的。文学是心灵的需要,那心灵的需要又来自哪里?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说过,社会一旦提出了自己的需要,它便会千百倍地推动着科学的发展。文学恐怕也是如此。何建明、天泉所写的《天歌——走进中国火箭的摇篮》便是一部满足我们需要的书。它同时也满足了精神、文化、社会和历史的一种需要。这一切都要从1957年写起,几位将军、一批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走进了几栋板房与荒草萋萋的南苑,从此便开始了一段艰苦创业、义无反顾的历程。1957年,那是反右的一年,接下来是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然后才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历史似乎并没有留下多少美好的回忆,但曲折前行的历史中却还有另一面。那是60年代的初期,朔风怒号,一列导弹试验的专列开进了内蒙古,两位刚从朝鲜归来的战士贴身护卫着导弹,不分昼夜,顶风冒雪,进入沙漠,当到达导弹发射场时,才发现年轻的战士已冻僵,导弹钢连成了一体,用刺刀也不能把他们轻易分离。于是,悲壮声声彻一片。这是作品最初留下的一幕景象,两个雕像,让人难以自抑地感动。它告诉我们,《天歌》写的是精神。

如果我们没有经历过这么一段历史,没有“两弹一星”及自己的导弹火箭部队,我们是不是还能说自己是世界上重要的、有影响力的天国?现在是否还能发出那种自信的声音?还有,中国是不是安全的?这些都可以提问。尤其在当前国际形势下,世界上许多热点地区和冲突都与此有关。何建明、天泉的写作,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写的并非就是高歌猛进,“天歌”并不是仙曲、天籁之音,而是我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要求,穿破了云层,上达天庭。尤其是,它还写到失败。我们导弹试验,从仿制苏式的P-2近程地对地导弹起步,接着便进入了第一枚自行设计的东风二号地对地中程导弹。可第一次发射数十秒后便发动机熄火,坠毁在发射台仅六百多米的地方,炸出了一个直径几十米的大弹坑。科学家们并没有气馁,继续试验,以后才有数十次成功的发射。从中程导弹,到远程导弹;从“文革”中1970年,我国第一次用长征一号火箭把“东方红一号”卫星送入地球轨道,到改革开放后的1980年,洲际导弹试验第一次离开本土,“飞越太平洋”;我们走了一条不平凡的道路。尽管我国火箭发射的安全系数已经达到了0.97,探索太空的火箭发射依然是高风险的领域。作品描述的上世纪90年代初我们发射澳星的几次失利、事故,它所伴随的牺牲和紧张,几乎达到了让人惊心动魄的程度。或许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考验,有持之不懈的民族精神和科学精神,我们随后才有了新的飞跃,有了新世纪神舟五号、六号、七号载人飞船的成功,有嫦娥一号、二号探月工程飞行器的发射,天宫一号与神八的对接。它某种程度上也印证了开头所说的,历史只能经历,不能假设。证明了在我们探索一切未知领域的那句至理名言,“失败是成功之母”。

中国的航天人是不求名利,不求回报,不怕环境的艰险,可以废寝忘食地工作的,所以在这么一批优秀的知识分子、科学家、火箭专家的努力下,中国才可能从一个后发国家而取得许多超越性的发展。中国当年的那些主持火箭研究的领导同志,也是身先士卒,为科研服务,并敢于承担责任的。他们在困难时期把所有的职务待遇都交公,把所有空调的房间让给科学家,自己骑自行车上班。这些也都是历史的一部分。何建明、天泉的报告文学写了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和科技战线上的领导同志,谢光选、屠守锷、刘宝镛、张廉斧、孙家栋、任新民、王永志、龙乐豪、张庆伟、黄春平、刘竹生等,用很多篇幅写了他们的人生经历、贡献与成就。写了从第一代的火箭研究院长钱学森、刘汉荣,以及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吴燕生、梁小虹、岑拯、李洪等四代领军人物。不光是写科研,写火箭,主要是写人;因而《天歌》也可以说是一部人生报告文学作品。其实,这些科学家的名字对于我们多数人来说都还是陌生的,远不如我们对于当代演艺明星、歌星或体育明星来得普及和熟悉,可这些知识分子精英的人生实践却代表了一种文化精神与文化力量,他们以自己的理想及追求,支撑起了这个社会。我可以想见,社会明星们对于科学家也是身怀敬意,但仍然可以提出问题;倘若我们的孩子们中再也没有人,或者下一代很少有人立志成为科学家,那么,中国将会怎样?

《天歌》的启发是多方面的。火箭发射不仅巩固了我们的国防,和平时期作为高科技的系统工程,还促进了无数实体经济部门的建设,拉动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人类不能永远生活在摇篮里”,它还和中国人从古至今几千年的“飞天”梦想和“奔月”梦想联系起来。文学写作曾经是很看重“原型”的,例如中国的四大名著,除《西游记》之外,都拥有原型(欧洲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也大致如此)。这种传统在近一个世纪逐渐丧失,但它在报告文学中则依然和必然地保存着。在只有“正史”和“官史”的漫长的历史年代中,文学作品中存留着一些重大事件、历史资料,从中能看出当时的时代精神、文化生态,例如马克思在历史研究与经济学著作中,就大量引用文学作品。这种历史记录现在也已弱化,只是在报告文学中仍褒有其价值追求,因为这一文体决定了,它不可能是纯“主观”的报告。《天歌》的启发还告诉我们,报告文学写作在许多时候都是一种综合性的写作。“走进中国火箭的摇篮”,既有人物采访,人物自己叙述的记录,又有场景的指导;有朴素的叙事,也有抒情的表达;有精确的逻辑乃至精密的数字,也有人物的情感与精神价值的追求;一部分散文化语言,一部分报告语言;一半是流水,一半是火焰。这可能也是写作的难度。但在这一“综合”的背后,总能听到一种民族的主题跳跃着的心声。《天歌》并非纯文学作品,但它总体上又是具有诗性的:“前面就是充满希望的21世纪/一个未知的等待揭开的梦幻/让人类的想象飞翔在广袤无垠的空间/我们不再等候巴黎圣母院敲响的钟声/炎黄儿女与上帝之子将要举行怎样的仪式/交接那些走进新世纪共同追求的奋斗信仰/宛如太阳系的星宿辉映着和谐宁静/愿景在月亮之上引领航天追求卓越”。我认为,它具有历史意识,也具有人类意识。

## 中国神箭的赞歌

□李朝全

询问炮弹、火箭的性能时,因为涉及国家机密又未经组织批准,谢光选严肃地拒绝了。当有人告诉他参观者是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后,他仍然坚持应先报告党委办公室,直到得到证实之后,才对陈赓所提问题一一给予解答。作品通过这些简单的情节,生动地表现出谢光选一贯的严谨认真、坚持原则的科学家品质以及心中所秉持的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坚定信念。当导弹、原子弹两弹结合发射实验进入1小时准备时,东风发射基地司令员李福泽冒然钻进地下发射控制室为发射员壮胆助威。大家请他离开,他不肯走。最后大家不得不以司令员在场无法按时发射,将没法向中央交代为由,“威逼”他离开控制室。可是,他走出了地下室,却又跑到发射台下坐着,望着发射架上的导弹发呆。直到发射进入30分钟准备时,被总指挥挥怒喝了一通,他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发射基地。这两件小事,把李福泽心中的忧虑与恐怖的往事,都相当地传神,很好地表现了一代科技工作者认真负责、敢于担当的精神和态度。

《天歌》的语言比较朴实,而在朴实中却常能见到跃动的文采。特别难得的是,这部科技题材的纪实作品能够将诸多高科技术的内容叙述得深入浅出,平实易懂。这除了归功于细节情节的运用、个性化人物的刻画之外,还由于书中不少语言比较形象,场景尊重历史真实。譬如,在写到导弹和原子弹结合发射时,谢光选打了个“啰唆汉娶了个娇小姐”的比方:导弹起飞前要有起竖、粗瞄、垂直测试等啰唆事,原子弹则像“娇小姐”一样怕热、怕冷、怕振动等。在发射之前,控制室的全体人员朗诵了一首具有那个时代特色的诗:“主席思想举红旗,雄心壮志搭天梯……”这些语言都符合当时的歷史实际,因此真实可信,也为作品增添了光彩。

何建明和天泉的《天歌》是为中国运载火箭雕塑的一座丰碑,是献给中国火箭人的一曲赞歌。作为一部描写航天科技题材的报告文学,《天歌》无疑有着独特的价值和意义。